



## 在列宁工作过的地方

杨威理

——·瑞士通讯之一·——

这次访问瑞士，有机会参观列宁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和有关文物，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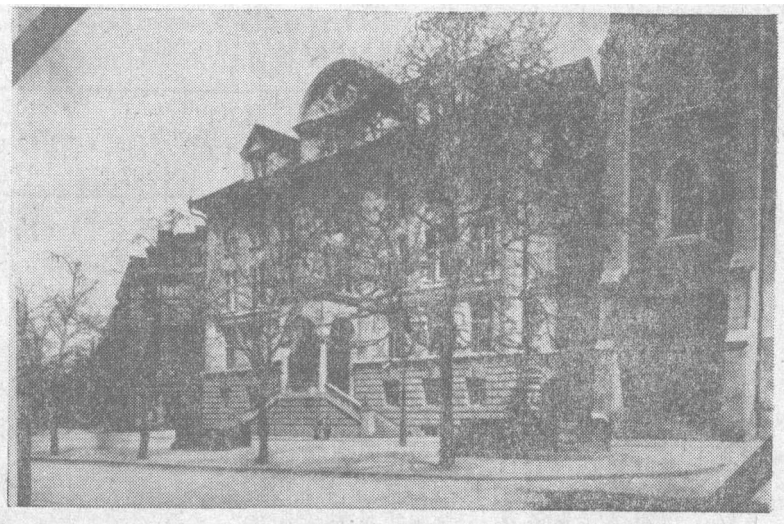
11月12日下午，苏黎世市长、历史学家魏德迈博士亲自带我们去市档案馆，参观列宁的有关档案。他领我们穿走大街小巷，既不坐小汽车，也没有随从。市长先生一面走，一面说：“我的母亲今年八十三岁了，她在二十岁的时候，还见过列宁呢！”到了档案馆，市长从保险柜里取出一宗特档，亲自翻阅，一一介绍。

这些都是有关列宁申请苏黎世市居住权的档案，共有十来份，绝大部分是原件。第一份是列宁于1916年4月18日写给苏黎世市公安局，申请从伯尔尼迁居该市的信，是用德文打字的。移居的理由是：想利用苏黎世各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完成一本书的写作工作。所说的“一本书”就是那一部不朽的理论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信的末尾还附有瑞士社会民主党左派弗里茨·普拉廷作为保人签署的保证书。列宁想来到苏黎世，固然是要写成这部著作，但同时也是为了便于开展革命工作，因为苏黎世是

瑞士的经济活动中心，也是工人运动的中心。

第二份档案是公安局根据列宁的申请所进行的调查报告，说列宁确实为了寻书来到苏黎世，可以同意居住等等。当时瑞士有一条规定：政治流亡者要获得居住权，必须交纳100瑞士法郎的抵押金（离开本市时可领回）。那时的100法郎是一笔可观的款项。列宁的经济情况一直是异常困难的，手头没有这样多的钱。他只好请求在伯尔尼的战友什克洛夫斯基，把原先付给伯尔尼市政府的同样数目的抵押金转来。我们也看到列宁交纳这笔抵押金的信件。办好这些手续之后，公安局正式发文批准列宁居住。

我们还看到一份稀有的档案，即1917年1月4日公安局印发的询问调查表，询问的重



苏黎世中央图书馆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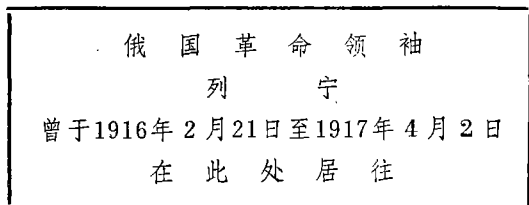


点是居住人是否逃兵或拒绝服兵役，因为当时正处在世界大战时期。列宁在这一栏填写：“我既不是逃兵，也不是抗拒服兵役的”，并在备注里重复一遍，还加上一句：“我从1905年革命以来一直是政治流亡者。”这些档案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列宁为了革命事业在国外度过了何等艰难的岁月。

苏黎世的公民在不同场合向我们表示：苏黎世曾经能够成为列宁革命活动的一个基地，是他们的莫大光荣。他们如此细心地保存着这些列宁的文物就说明了这一点。

市长先生还带我们去参观当时列宁的住处——明镜街14号。这里是苏黎世的旧城，到处都是一条又一条的狭窄胡同，当时很多“底层”居民都挤住在这里。列宁住在三层的又阴暗又古老的房子里。房东卡墨列尔是一位朴实而直爽的靴匠、瑞士社会民主党党员。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卡墨列尔夫妇的无产阶级的自觉态度使列宁敬佩不已。

我们到了这里，看到在二楼和三楼之间的墙壁上用德文字镌刻的一块大纪念牌：



这一纪念牌是根据苏黎世市政府的决议而建

造的。（见左图）

我们还路过到了弥勒街角的一栋房子，这里是列宁1895年第一次到苏黎世，同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等人开会的地方。我们也到过列宁多次作过讲演的人民会堂和经常去吃饭的“白鹅小饭铺”。

除了进行紧张的革命活动之外，列宁几乎每天都去图书馆。从他住处到苏黎世中央图书馆的必经之路，叫做肖费尔小巷。这是用石头铺起来的狭小的斜坡路。我们也走过这一条小路，到了苏黎世中央图书馆。（见18页图）

一进入图书馆的门厅，馆长巴尔先生就交给我们一件珍贵的礼物——列宁的入馆登记复印件。列宁用那工整的德文字在登记簿上写着：

日期：1916年2月19日

姓名：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

职业：新闻记者

国笈：俄国

往处：明镜街14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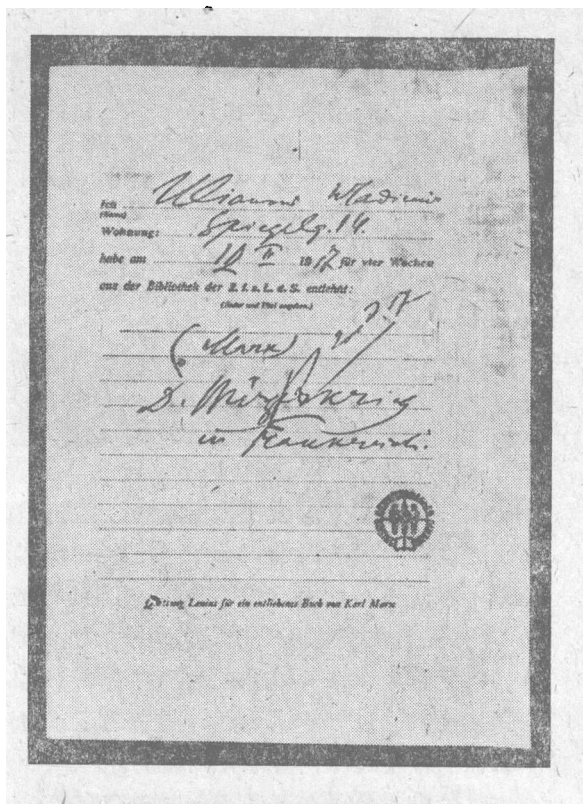
苏黎世社会档案馆也是列宁经常去读书的地方。馆长图谢克先生给我们拿出列宁的借书单原件。这是列宁在1917年2月12日借用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的索书单，保存得非常好。（见20页图）

列宁写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是在伯尔尼开始的。当时他经常去伯尔尼的国家图书馆。我们参观该馆时，副馆长陆克先生从一个特制的盒子里拿出了列宁填写的借书单共60份。盒上写着：“特藏，不许出借”。我们看到，有一张是借用德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利夫曼的《参与公司和投资公司》一书的。大家都知道，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里多处批判了这个“资本主义的无耻的辩护者”利夫曼。有一份书单是借用1912年瑞士

社会民主党机关报《伯尔尼哨兵报》的。

我们一时不了解，国家图书馆当时怎能特意把列宁的借书单保存下来？副馆长回答说：“按我们的规定，所有的借书单必须保存五年，然后才允许烧毁。1916年列宁来借书的时候，人们当然没有特意留心，但是第二年，十月革命成功了，列宁成了世界有名的人物。这时有一位图书馆员花去了不少时间，从一大堆借书单里找出了列宁的借书单。如果列宁没有在这五年之内成了名人，那么这些借书单是保存不下来的。”我们应当感谢瑞士的这位普通的图书馆管理员，也应当感谢藏有上述各种列宁文物的瑞士其他图书馆、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平凡而伟大的工作能够使我们后人看到六十多年前革命导师的真迹，从中吸取无穷的力量。

列宁在苏黎世中央图书馆借阅《法兰西内战》一书的索书单



## 全 | 世 | 界 | 出 | 版 | 列 | 宁 | 著 | 作 | 简 | 况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列宁的著作在全世界翻译的出版物中占第一位。有63个国家用134种文字出版了列宁的著作。据全苏出版物登记局统计，到1979年1月，苏联出了116种文字的版本，其中本国各民族文字65种，外国文字51种，总印数为531,167,000册。

《列宁全集》（第五版）55卷，包括约9000篇著作和文献。出版《列宁全集》（第四版）译本的国家有中、保、波、捷、东德、罗马尼亚、匈、越、蒙、朝、古等国。翻译出版《全集》四、五版两种版本的，有意、日、阿根廷和希腊。翻译第五版的有罗、南、匈、东德等国家。

《国家与革命》一书在苏联用65种语文印了281次，总印数为12,387,000册。在国外50多个国家用48种文字印了389次。

（摘自《苏联新书》1980年，No.2,）